



[\[返回\]](#)

## 四川大学伦理学研究中心通报（第16期）

2003年1月5日 来源:本站消息

### 作者其他文章

栏目广告6, 生成文件 HTDOCS/NEWXX9. HTM 备用,

时间: 2003年1月3日

地点: 伦理学活动中心

到会人员: 蒋荣昌 丁元军 冉桂琼 刘莘 余平 吴兴明 赵勇 高小强 黄玉顺 熊林 林庆华 黄金辉 陈波

议程: 1, 关于活动经费: 每人交两百元作为工作餐支出。一致通过。

2, 讨论表决要求加入伦理学中心的四位人员: 陈波, 黄金辉, 林庆华, 李蜀人 (全部通过)

3, 正题: 熊林的论文及讨论

主题发言:

熊林: 中世纪的大学及其成就

讨论:

刘莘: 中世纪的大学与政府相脱离, 它们有很强的自治力, 那么它们的大学不存在创收的问题。

熊林: 对于它们来说, 创收其实是个很大的问题。它们的资金来源主要是学费。如果我懂某个问题, 以次来收学生学费, 学生如果认为自己的确能学到东西, 而且对于他的长远打算有利, 他们就会愿意付学费。所以, 学生是很辛苦的。中世纪大学的兴起, 教会内部是有批评的, 因为知识成了商品, 成了可以贩卖的东西。行会制度使师生双方具备了自我保护的能力, 而个体如果要抗拒教会是很难的事情的。对于我们而言, 我们已经有了很多的条框, 所以不能象西方从自然中发展而来。

黄玉顺：因为你谈到了中国的大学，我想谈谈我的看法。我认为中国的大学经过了三个阶段，应该区分来看。在前轴心时期，确实存在体制性大学，即大学（太学）。此后，大学依然存在，但是真正的大学精神，恰恰不是在这个官方体制内，而是在民间。《礼记·大学》是大学精神与大学体制分离的表现，师徒关系是在官方体制之外的。这个阶段的顶峰时期是在宋明理学。大学讲的是修身成圣的问题，朱子、阳明授徒的目的不是为了让他们获得什么学位，很多人其实在官方的体制里已经是进士了。书院制度就是和官方制度相脱离的，它要学习的恰恰就是一种大学理念了。第三个时期就是近代以来，比如京师大学堂，典型是学习欧美。改革开放二十多年以来，我们也是集中在学习美国。美国对全世界大学办学都有很大的影响，它是一种非常现实化、实用化的方式，而它又一定程度上是取道于德国。德国和中国有很类似的背景。对于中国来说，一直到今天很大问题，恰好是失落了某种传统。那么北大的倒溯只能从官方体制上去倒溯，即只能倒溯到“太学”，不能倒溯到书院。

吴兴明：你们都强调大学精神。但我觉得西方大学体制的出现是形成现代化的最重要的力量之一。它的重大作用是绕不过去的。至于通识教育等等是每个民族都有的。

熊：大学之所以为大学，在中世纪是由于有了知识分子的职业化。行会化的产生，使得不同的体制里有不同的评价标准，而这一点，我们大学就缺乏这种精神，在我们的体制中不允许有独立的评价标准的行会制度，使之独立于其它行会体制。

丁：熊林其实所要说的是，大学并不崇高，大学自甘于从崇高中堕落下来。

吴：这就导致几个问题很值得我们思考。一个是现代性危机的考虑。科学化体制的强权性扩张，与现代大学体制的关系；其二是职业化的自我限定也罢，其它的什么也罢，都有人何以得救的问题，人以一种什么样的更高的价值系统来评价。

丁：我有几个问题。熊林，当你从中世纪说欧洲大学时，我了解德国大学被要求为国家服务。爱默生时期，美国的高等大学完全是按照德国的大学体制来学的。在那样一个时期，德国是不是和其他国家的大学不一样。当韦伯写《以学术为职业》时，以职业化要求德国回去，我们能否以崇高的名义建立一个中立的大学？我们优先考虑人何以得救的问题时，这个代价有多大？

黄：中世纪行会制度与大学究竟是什么关系？大学为什么回跟行会有密切关系？专业化和分工的发展，行会才得以产生。但是经济的发展要求冲破行会制度，所以行会又限制了经济的发展，只有破了它以后才有现代化。为什么中国没有出现欧洲那样成熟的行会制度？我觉得中国的儒，是一个很专业的职业，为什么以后与统治集团保持紧密联系？这种制度性的途径，就形成了中国知识分子依附性的人格。知识分子为什么会官本位？科举制度为什么在中国能成立而在西方却不能成立？

熊：教育机构很早就有，而且很多。西方大学产生的背景是随着城市的兴起，手工业发达，产生手工业行会。知识分子原来是单个教书，随后，自发慢慢聚拢，模仿手工业行会。所以城市大学，不同于罗马时期的学院，罗马时期的，各地人都到那去求学。行会明确了师徒关系，你交费，我就把知识传递给你，这的确是从崇高限定，是自甘堕落。但是人必须走出起点，走向终点。黑格尔把这个说法系统化了。当现在西方学者重新反思，专业化教育去味以后的后果，是在实现崇高理想的步骤之中，知识分子必须限定自我。

刘：今天讨论的这个问题和在座的各位的生存样态都有密切的关系。那么，行会化和职业化是不是一定就是对神圣化的消解？也许未必发生冲突。

熊：知识分子行会化是在见证神圣性。如果没有限定、超越，就永远是站在神圣的起点，而没有展开。这仅是黑格尔的一个解说方法。铁匠的职业是铁匠，但作为一个人，他是有很多维度的。如果以上帝的眼光来看，铁匠的活动也是有神圣性的。对中国传统的知识分子来说，可能要进行自我限定更难，因为他们背负了他们很多不应该背负的东西。

余：直到鸦片战争结束，中国就没有一个真正西方意义上的知识分子。今天就有这个呼唤了。我们是否应该是一个行会了。知识分子要成其为知识分子，很木匠、铁匠是有根本的区分的。

吴：中国古人不象我们想得那么崇高，他们是想搞大事，乃至天下。但是小事就是大事，小事是搞大事的通道。

高：中世纪大学很像古希腊的智者派，苏格拉底反对这种做法，他们就是要建立理想国。但是智者派和柏拉图的学派是同时存在的，是都不依附官方的（而中国的大学是官方的，是依附朝廷的。）中世纪的大学很可能把二者统在一起。行会是个世俗化的过程，它与崇高要有个分离，然后走自己的路。自我限制。

蒋：我们做的是与神圣性有关的东西。中国过去知识分子担当良心，哪怕是充当牺牲的角色，他们把这看作是一种天职。这个天职并不意味着是职业，换饭吃的才是职业，我们恰恰不是在换饭吃，才是在这个职业之中。

熊：中国知识分子天地良心的神圣性被剥夺了。柏拉图认为肉体是要剥夺的，基督教则认为肉体是得救的天堂。不是说要从根本上消除神圣性，所有的行会都不是神圣本身。神圣本身的先验性而不是超验性。各行会要取得独立与教会的权利，独立于政府的权利，严格说来是一种自我保护。所以古希腊的“为了知识而知识”正是通过此得到保障，但同时也被限定。

高：我一定要担当。西方不同，有基督教，可以把所有的放进去。中国的没有。只有知识分子在担当。但现在还在担当。我愿意看到行会的建立，知识分子抹不掉的就是担当。

熊：个体担当不起。真正的真理是整体性真理，但人不具备

整体性真理直观，人哪怕获得的超验性的真理，也不能永恒。人如果要担当，只能是僭越。

丁：托马斯等都是有担当的人。行会无非是走世俗化的方向。那么在这个行会里要设定一个技术化标准，其次要有职业操守，最后这个所制定的标准必须是最低标准。有担当的人何以寻求进入？

熊：行会制度的建立是保护个体。你选择进入，就可以保护你不受干扰。古希腊反思的是人本身，基督教反思的是个体本身。制度就是世俗化，是限制。但普遍原则如何和个体发生关系，就是制度化带来的。行会作为行会组织会使他这个方面的理想得以实现。所以世俗化、限定自我是朝向理想的代价。

高：哲学文化产生于希腊时代。中世纪过后有天国，希腊时代有哲学王。哲学王就是要担当。中国的知识分子注定就是要象张载那样。

丁：如果今天的讨论导致对张子的立场的曲解，那就是现实体制的非法扩张！

吴：自我限制是必要的，但并不能因此就否认中国知识分子要担当。

熊：正因为中国知识分子要担当，就造就了中国知识分子的苦难！

吴：中国知识分子如果不担当，就是一团糟。

熊：的确是，但我并因此就认为担当是合法的。

高：问题在于，如果我们不担当，就更不合理。

蒋：知识分子如果在危难时刻不担当，那么他就不是知识分子。他没有担当他应该担当的东西，那是一种职业操守。知识分子把自己塑造成牺牲者形象是不合理的。你选择了这个职业，你就要守住！

余：知识分子是始终对社会保持批判的那帮人，否则你是被开除了的。中国和西方不同，不同不是理由，任何一个职业有他的魂，以此为自豪，职业精神就在于此。

刘：职业精神作为魂的境界来说，各种职业是没有区别的。

余：所有知识分子都认为自己担当了上帝的职责，这样出现时，往往是一种灾难。时刻要警惕，你始终是有限者，这意味着你是人，不是上帝。而所谓职业化，如三权分立，国家就要分工。知识分子是个现代化概念，就是要有详尽的分工。

高：在我心目中，他们已不在知识分子之列了。

.....

下次讨论时间：2月21日

第一主讲人：成先聪

第二主讲人：林庆华：阿奎那的法律伦理

整理人：石永之、据凤魁

文章添加：[系统管理员](#) 最后编辑：[系统管理员](#)

点击数:1161 本周点击数:7 [打印本页](#) [推荐给好友](#) [站内收藏](#) [联系管理员](#)

相关评论（只显示最新5条）

没有找到相关评论

[加入收藏](#) | [关于我们](#) | [投稿须知](#) | [版权申明](#) |

| [设为首页](#) |

[思问哲学网](#) Copyright (c) 2002—2005

四川大学哲学系·四川大学伦理研究中心 主办

蜀ICP备05015881号